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五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學正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馬和龍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五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楚子於是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亡寒○又晉聲子詰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閲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逸楚因欲使楚知之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戰國魏以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音盈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

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劉項相持之際田横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横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横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隝音島中帝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大者横身小者徒屬不來且發兵加誅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

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令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島中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輙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寛緩不苛

士以此愛樂為用○後漢桓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皇甫規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稱匡輔魏室為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

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為諸葛公死無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横矣戍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其得士心如此○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寳物分賜麾下故每戰敵塲咸得其力○又王思政守頴州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頴川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城遽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

効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
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
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
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
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
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
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
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

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後周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廵陳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陳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

纔合齊人便退逐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幷州於是齊衆大潰○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勅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栁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

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明賞罰

後漢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勲勞宜賞則不悋萬金無功冀施分毫不與

賞宴不均致敗

春秋時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行賞安衆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及所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嫌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三月上置酒封齒為什邡侯因趣丞相亟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趣讀曰促

分賞取敵

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軍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圍羽垓下

行賞招降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問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賈音估

示惠招降

春秋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蜀大將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

守將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是公事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

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

軍師志堅必勝

春秋時晉師伐齊陳於鞌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烏閑反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推車張曰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即就也擐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畢正反）轡右援枹（音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軍）齊師敗績○東晉將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

小將趙允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輙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東晉將朱伺善戰人或問之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刃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軍將驕敗

春秋末吳子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奈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說

高陵君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定陶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略地河南州縣多下之隋文帝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迥將劉子昂劉裕得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音了）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

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通守張須陀以兵攻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陳以待保為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之遂斬須陀於陣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春秋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楚之小國 楚使廬戢棃侵庸庸逐之囚子揚窻窻戢棃官屬 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師叔曰不可姑且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敗曰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也輕楚故但三邑人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驛傳軍也臨品地名 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矣 楚將子越自石溪子貝音筠 自仞以伐庸遂滅之

軍行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戰於滎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敗遂滅衛○東晉末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之玄敗泝流奔荆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旍旗甚盛無忌謂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紀力反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獲

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然因乘勝逕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何澹之表而不處何無忌悟而取之○宋晉安王子勛音勳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士相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陳為矢中而死○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戰邙山時周文見齊

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大將周文率衆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陳周人盡鋭擊之一軍皆没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索縣繩又不得拔刀劒門追兵至敖曹奮頭詬曰來吾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

師行衆悲恐敗

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逸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却還道卒

聲感人附

夫聲感人享宴將士以激勵於衆酒酣使拔劒起舞作

朋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氣絲竹哀怨之聲不可奏使人悽慘損鋭氣挫壯心則難勝敵漢王圍項羽垓下令師人四面楚歌羽衆久若征戰思歸遂潰晉將劉琨守太原羣胡圍之琨計窘吹笳聲寥亮胡人久倦征戍夜聞遂潰並具先攻其心篇中斯以聲感人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士練習故敵不得勝以待敵之可勝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不可勝在己言守備之固制敵在外可勝在敵守備之固自修理以俟敵之虛解己見敵有闕溺之處然後可勝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若敵曉練

兵事策與道合深為已備者亦不可强勝之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强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不可勝者守也形藏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已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則可攻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糧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

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

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憊果自解去

守拒法附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灌溉可汎邑闕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從之○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阻險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

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狹闊以此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夫功之內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老弱為一軍三軍無令相遇壯男壯女則志散而力不專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勇人更慮

壯夫不戰◯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瓴瓦茭芻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秸藁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氈荆棘笓籬釜鑊盆甕罌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鐮長梯短梯大鈎連鎖連枷連棒白棒蘆竹為稕（之順反）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抛石大小隨事◯壘木長

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城門縣板木為重門○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城門先造連拒馬鎗壯鋭以鑠連之○城内面别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竈十所○却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

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内通闇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氊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鋭驍

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廵城曉諭激勵赴救○城上立四隊别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檩音禀柸板舉蒼旗須灰炭稕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黄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鋭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劒舉鷙旗須皮氊麻鍱鍬钁斧鑿舉雙兎

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者點檢常旗備擬物為八部城內對敵營自鑿城內為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關橋一梁端著橫檢拔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

傾水中○笓音毗籬戰格於女牆上跳出㧊出牆三尺著橫檢㧊安鋯以荆栁編為之長一丈闊五尺縣安㧊端用遮矢石○布幔複布為之以弱竿縣挂於女牆八尺折抛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木弩以黄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鸑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鸑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松明以鐵鏁縋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乗城

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縣大燈於城半腹置警犬於
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
晨夜不得絶明用備非常行鑪鎔鐵汁舁行以灑敵人
游火鐵筐盛火加脂蠟鏁縣縋下燒穴中腔城人○灰
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目因以鐵汁灑之○
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釵竿如槍
刃為兩岐叉用飛梯及人○鉤竿如鎗兩旁有曲刃可
以鉤物○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滅○

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返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薰之敵人自焦灼○地聽於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用薄皮褁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甖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為桔槹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

小抛二機關大抛一雲梯撞抛等其間先從城身用木出跳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縣生皮氊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輙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

抛打手抛既衆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矣○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氊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帥逼迫人衆煩閙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以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鐵鴟脚當聚閙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衆氣盛將卒有疑即迴易左右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檄必誘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廵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僞契廵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

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麤竹長一丈鎪（音搜）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水三四石將筩內於袋內急縛如濺筒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筩漆之而用並小濺筩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敵若推轒車我作麤鐵鏁并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轒頭適到速以鏁串轒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兩射自然敗走○敵

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蔾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濶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横布如蒺蔾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擲下敦訖以轆轤拗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火○凡敵攻城多背旺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内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鈎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牆踊身待其身出十鈎齊搭掣入城中斧刀

助之○城若卑地下敵人壅水灌城速築牆壅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團周帀視水高中而闊築牆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立後於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爲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彼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穽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

意敵必傍走自入寨中○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為○敵攻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衆野無所得糧路又絶兵衆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擁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雄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内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絶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内深門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先斃○鐵菱狀如

鐵蒺蔾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鏁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横安檢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中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内重短為閣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

牆皆泥塗之内七尺又立閣道内柱上布板木為棧立
欄杆於柵上縣門壅牆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烽
臺於高山四顧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孤逈平地置下
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二
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逕闊一丈六尺一
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
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
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乗屋四壁開覷

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兩張抛石罌木
停水瓮乾糧麻緼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
平安舉一火聞警因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
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賊所捉一烽六
人五人為烽子遞加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
符牒轉牒○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
馬兩疋與游奕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即奕馳報探
○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鑿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

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游奕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土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邏盧箇反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兵六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息侯誘楚子謀宋故能用示之不能用言己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若孫臏示弱而制龐涓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誑曜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度夏陽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

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多設變詐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亂之使彼倉惶離亂而不集聚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不合於利而止戰

示弱

春秋時晉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

顧二穆之兵易豉反行胡郎反以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錡魚騎反君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廉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為也〇漢初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匿藏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見示

也今臣往徒見羸胔老弱胔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讀曰瘠瘠瘦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業已行帝怒以為沮吾軍沮謂止壞也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髙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後漢末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

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縱兵乗之賊遂大敗○陳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後周末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

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示怯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强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
急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保不敢
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
如故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
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皆
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
金之士五萬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

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戰國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蹶猶挫也蹶紀劣反五十里走者半之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并畢正反孫子度其行期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鑚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龎涓乃自刎〇隋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虎宋世模等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兗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

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鋭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陳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示緩

戰國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名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難救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以遣秦

閒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兵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周廻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遥見笑而不出争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陳降遂克鄴城○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

言從者斬都督令史張静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
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
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㧞堅城斬孟達今
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
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
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
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
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

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為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競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後魏末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大將侯伏侯元進

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聲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初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

軍中使明早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弇音甘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

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恟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又令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

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將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定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

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衆亡歸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於笠澤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别為左右屯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吳越春秋曰越伐吳起軍於江南乃具左右軍將有私卒六千人為中

軍曰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右軍銜枚沿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乎因分其軍為二陳拒越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潛渉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與左氏傳同其語小異故附於注末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以木為器如罌缻以度軍無船且尚密襲安邑虜魏王豹○漢吳王濞反漢將周亞夫率師欒之壁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亞夫悟之而勝○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

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黄石彭
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揚翕與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
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江都江而上江都江成都江襲擊
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抜武陽使
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
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漢軍至武陽繞出
道延岑軍後蜀地震駭○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發步
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鈆牙 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乗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後漢末黄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乗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顔良攻東郡太

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後漢末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

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豎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後漢末蜀將關羽圍曹

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
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
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
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别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
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
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
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
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

驅徑入敵圍者也○後漢末田國讓守馬城為鮮卑攻圍之十重國讓宻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國讓將精鋭自北門出鼓譟而赴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二十餘里僵屍蔽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於遼水文懿遣將軍單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鋭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趣襄平

衍等恐襄平無守夜遁走○魏將郭淮討叛羌其羌師

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

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

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

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

攻陽遂有備不得上○十六國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

翟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

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泝流而上釗先以大

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東晉末宋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音浮城以備内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

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乃別有函書全封付

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

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

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

涪城遣其將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

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

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

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艣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迴軍以麾南城即時潰散○宋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刑政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偽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信勒兵向萬

年頻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危道趨絪松嶺絪直留反賊不虞信兵之至覩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反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巳襲之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耳○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

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河陽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艘以當之祥乃簡精鋭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湨古闃反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

示無備設伏取之

後魏將傅永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塡塹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

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後周韓褒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冦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民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便人耳目以治

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我之清淨待彼之諠譁此治人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重莫大於玄默

示強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於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桔胡結反柣徒結反又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門道上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懸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春秋時楚

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麇居筠反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我伐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春秋時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晉師又次於城濮楚師

背酅音攜而舍酅陵險阻名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莫杯反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也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晉軍七百乘韅呼見反靷與進反鞅於兩反靽音半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備修晉侯登有莘古國名之墟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蓋以示強終敗楚師〇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

登巫山以觀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斾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斾先偽以衣物為人形也建斾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也○春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諸華則析公之為也○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鵰者也鵰善飛故使善射者射之廣乃遂從百騎以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遥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

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恠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大軍○後漢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

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縳兩炬三頭燃火虜遥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向雲中

○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戒不虞而今日

且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羣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强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换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

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十里偵昌鄭反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偃息不得輙出巻幔開四門掃地却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

王後知深以為恨矣○後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西晉杜元凱伐吳陳兵於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及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郡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

度江也旋皆破之○十六國後趙石勒荆州監軍郭敬冦晉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同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焉○十六國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音遥車冠白㡊若洽反鳴鼓而

行秋遥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音朔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乗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縁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乗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勲伋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走馬奔大夏也

○東晉末宋武帝為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瀆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

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為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良以為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東晉末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玄玄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

幟㕥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譙陳皆殊死戰無不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譙等諸軍一時奔散○蕭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德浪反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閒且戰又不利因

退走○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梁雍州刺史嶽陽王蕭詧雖稱藩於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

觀兵於漢濵易旗遞進實騎二千旨登樓觀之以為三萬懼而服焉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後漢初龎萌董憲反與蘇茂佼彊佼音效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鋭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

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十六國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於高候（今絳州聞喜縣界）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㧞曜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

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勒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

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

勒諸軍至成臯勒見曜無守軍大悦乃卷甲銜枚詭道

兼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於城西彌

悦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騎三萬自城

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

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

之曜軍大潰於陳擒曜以狥於軍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通典卷一百五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七

孫子曰佯北勿從北奔走也敵方戰形勢未衰便奔走而陣却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陣兵從卒亂所以多為變

佯敗引退取之

春秋時晉楚戰於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於莘

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禆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一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者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測巾反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帥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春秋時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

鄧將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衡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走也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戰國秦師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拒秦將王齕恨勿反於長平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洩言武安君將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

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馬服子與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〇漢王與諸侯兵共

擊項羽决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後漢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難以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

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朗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

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乃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娑周王率衆逆寧寧擊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王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廻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偽稱敗怠敵取之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元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元兵於是大潰

引退設伏取之

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

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殪於計反死也衷竹仲反）

（○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返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春秋時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

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覩見救至乃退○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於廩邱晉將部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於景亭兖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於空營季龍廻

擊敗之遂陷廩邱○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偽退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伏兵夾擊皆擒之○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强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

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隅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騎馬東出似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崗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廻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

步卒萬餘○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千坂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齩金秦叔寶（齩五巧反）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撓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賊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昨旱反）斬首數百級

聲言退誘敵破之

後漢西域莎車國王不服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疎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兹龜兹王遣將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疎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為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兹龜兹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

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雞鳴馳赴莎車軍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十六國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大泣歎曰死中復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畧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以一舉滅

蕞左外反

之延不從戰敗死之○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音閤亹音門有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太乙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間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懷城遂進克酒泉○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宋武帝為將築城於海鹽賊日來攻城城

内兵力甚弱宋武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巳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宋武所在曰夜巳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宋武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後魏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兒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饑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日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巳離絶宜分軍隱出

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呂軍大潰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於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抜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歸營見之遂驚潰走○隋末羣盜起隋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萬須陁繞

萬人勢力不敵去賊六七里地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
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若出營
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
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陀委
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
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
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
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

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設伏引敵鬬襲其營

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遲明度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遽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以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示退乘懈掩襲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驍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為副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

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尅○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弑遂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國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可易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

且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西魏末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啗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

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入吾城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能制之以此還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比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并獲羣康王〇隋遂州獠反隋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

假以官號偽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敵退追奔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亟紀力反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

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及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兵既不敵彼士亦鋭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内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後周大將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

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齊人不悟而不追擊耳○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戰鋭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遥吽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趂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縱賊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高齊將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内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加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

以為然遂圖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其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討敵

如鷹鷂之所攖攫也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不責於人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故能擇人而任勢也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迴避也方則止圓則行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由兵勝負之形故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言形勢之相因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疾也其節短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之張奔擊

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也

然用兵之法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多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迫動則生變化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遠近其道里先敵者至也

故迂其塗示之遠也而誘之以利己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

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此先知迂直之計者也

是以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

是故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行不休息倍道兼行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若慮上二事欲行速疾卷甲束伏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擊鄭三帥皆獲是也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而一至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強弱不復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以半至蹷猶挫也前軍之將以為敵所蹷敗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走而趨利三分之二至以是知軍爭之難

兵機務速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

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城潰生擒布○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往雍郿音眉為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

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古攜反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紿音殆達達得書猶豫不

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

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水柵以自固宣王度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十六國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荀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虚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荀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

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咸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

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乗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數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乗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

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募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狥城中懾伏○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屯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

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爾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大唐武徳中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宋羅睺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

墌思歷反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

賊賊徒氣阻無敢進戰其驍將渾翰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

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杲遂開門降既而諸將
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
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
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以發故克也
羅睺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
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遠
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盡矣且其兵衆皆隴
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

隨而廹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成算諸君盡不見也○武太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温為謀主問計於思温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説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

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為良算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溫啓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度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以悔之所以遂敗○衛公李靖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名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

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吕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乗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鋭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㦸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掩襲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晥城今同安郡恃兵强士勇横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為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

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抜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虚於内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乗虚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羸（音力為反）（低）其角不能退不能遂其在兹乎勲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為策所襲勲窮蹙遂奔於曹公○後漢末袁紹將許攸降曹公言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鋭步騎皆用

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蕘薪所歷道有問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紿故敗○後漢末蜀將關侯遣糜芳守南郡侯領兵圍樊吴主遣將吕蒙屯陸口蒙外倍修恩厚與關侯結好侯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侯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為名侯聞之必徹備徐

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侯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侯果稍撤備而悉衆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為商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侯所置屯戍輒縛之侯遂失驚師次於南郡襲奪其城侯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鬬心稍稍而散侯竟為吳師所擒荆州遂平○東晉末宋武帝秉政劉毅為荆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率兵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

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
聲劉蕃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兗州刺史蕃為副毅
謂為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
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士卒之次者對舸岸上竪六
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
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
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
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

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充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至畢後不見蕃而見軍人搚彭排戰具不入又遥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焰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大開城東門大城内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軍攻金城西門

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
金城内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鬬至中
晡西入退散及歸降畧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
城南門及東門金城内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至軍人與
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因命鬬
且共語衆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廳事前陣
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暗夜自相傷
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

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死

○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廻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寛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内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甘言厚幣秉懈襲之

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勒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畜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圖逆名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冼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名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廹羽檄兵徧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名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於泉願且勿行遣使諭之曰身疾篤請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冼氏將千人皆蔵短兵歩擔雜物唱言賝貨先書報

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冼氏傳啟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冼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冼氏入據其州盡收其衆

通典卷一百五十四